



里尔克的『理想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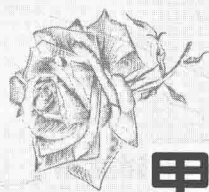
刘国利 张宏涛 著

LIERKE DE
LIXIANGGUO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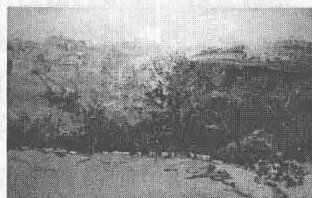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下
唐诗『客观诗本体』及其世界性影响研究阶段
性成果（项目编号：13BWW008）



里尔克的『理想国』

刘国利 张宏涛 著

LIERKE DE
LIXIANGGUO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下
唐诗『客观诗本体』及其世界性影响研究阶段
性成果（项目编号：13BWW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尔克的“理想国” / 刘国利, 张宏涛著. -- 哈尔
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709-0319-1

I. ①里… II. ①刘… ②张… III. ①里尔克(
Rilke, Rainer Maria 1875-1926)—诗歌研究 IV.
①I52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7700 号

里尔克的“理想国”

Lierke de “lixiangguo”

刘国利 张宏涛 著

责任编辑 徐永进

封面设计 文玲

责任校对 张铁男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六大道 1305 号)

印刷 四川科德彩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50 千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709-0319-1 定 价 32.00 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 www.hljep.com.cn

如需订购图书, 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 0451-82533097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8-85125718

如发现盗版图书, 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 0451-82533087

目 录

1.里尔克的诗意人生观	1
2.里尔克的“理想国”	10
3.理性与激情	18
4.矢之弓，矢之的：里尔克精神世界在尘世的实现	27
5.里尔克“理想国”中的物质符号：薇拉与诗人的俗世情感	33
6.“两界造就他博大的胸襟”	41
7.俄尔普斯之歌	47
8.神奇的“幽明两界”	54
9.生死交融的畛域：论里尔克的理想国及其构建	61
10.古代坟茔前的沉思	68
11.生命的价值与渴望：里尔克理想国中的俗世情感	76
12.《致俄尔普斯组诗》的张力	83
13.里尔克的水果	89
14.精神之美源自植物的芳香	97
15.女神之歌：《致俄尔普斯组诗》中欧律狄刻与薇拉形象 分析	104
16.孤独者的自责	111
17.死亡犹如再生	117





里尔克的“理想国”

18. 机器：人类精神追求的阻碍	123
19. 永恒的真理与短暂的“白云苍狗”	131
20. 形式的羁绊与精神的自由	139
21. 少女之歌	146
22. 瞬间的感觉与永恒的理念	153
23. 静谧的远方	158
24. 溺水者正逐渐失去最后的气力	162
25. 人类正跌入一无安慰的深渊	167
26. 《致俄尔普斯组诗》综述	173
27. 客观诗《秋日》中的主观述描	183
28. “客观诗”与“阿克梅派”中的象征：里尔克的《瞪羚》 与古米廖夫的《长颈鹿》	188
29. 里尔克的孤独和寂寞	199
30. 《豹》中的犹豫与彷徨	205
31. 里尔克的女性气质	222
32. 《斯科讷的黄昏》与《在异国林苑》对比分析	230
33. 里尔克《在老城》的感伤	240
34. 人类的示弱：《图像集》简析	246
35. 《宅神祭品》面面观	251
36. 里尔克的《故乡之歌》	257
37. 里尔克《梦中加冕》解析	264
38. 《梦中加冕》中的“说梦”和“说心”	268
39. 里尔克与莎乐美的情感纠葛	272
40. 无唇之吻	283
41. 里尔克的恋母情结	288
42. 里尔克的婚姻与爱情	297
43. 里尔克诗歌中的欢乐元素	304
44. 里尔克诗歌的观念、意象与语言	315
45. 里尔克《秋日》的意象	322

46.《如果我死了》中的宗教思想和俗世情感	334
47.里尔克《图像集》之《儿子》的“客观诗”描述	345
48.无身眠居的玫瑰	357



里尔克的
『理想国』

1.里尔克的诗意人生观

一部《致俄尔普斯组诗》，其实就是里尔克对人类诗意生活的生动描述。面对无有止境的人类欲念，里尔克通过《致俄尔普斯组诗》，指出了人类理想生活的未来与方向。

《致俄尔普斯组诗》第一首赞扬的对象是树木。通过对一棵大树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动物描写，里尔克完整表达出了对人类诗意生活的向往。

本诗的另一个主角儿是音乐，音乐作为树木的衬托和陪伴，共同揭示远离物质欲念的人类生活的美好。

树木和音乐构成的童话世界，是里尔克在《致俄尔普斯组诗》中描述理想国的重要手段，也是整部《致俄尔普斯组诗》理想国中诗意人生建立的基础。童话世界的魅力主要存在于其与物质世界的对立之中，在具象的理想国无法呈现之时，童话世界就成了里尔克抒发理想与情怀的主要手段。

希腊神话中的俄尔普斯存身于崇山峻岭和茂密的森林，他以自己的歌声颂扬和呼唤人类美好的情感，蔑视人类所有的功利思想与行为。对树木和音乐的歌颂，其实就是对俄尔普斯的赞美。

作为被歌颂的对象，俄尔普斯并没有在《致俄尔普斯组诗》第一首中直接出现。但是，树木和音乐却让本诗处处都有俄尔普斯的身影。诗歌主题思想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皆是围





里尔克的“理想国”

绕着俄尔普斯展开。不仅树木和音乐是俄尔普斯的象征，通过树木和音乐表现出的全部诗歌内涵，也富含俄尔普斯元素。

树木无欲无求，歌声颂扬纯美。在里尔克的精神世界中，只有远离尘嚣生活的纯理性追求才是实现人生美好理想的必由之路。创作《致俄尔普斯组诗》之前，里尔克致力于寻找精神世界的象征，创作完成《杜伊诺哀歌》之后，里尔克对尘世之人的生活态度、生活追求与生活状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最终在大树和歌中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树木无欲，却从人的耳朵中长出；耳朵有情，却执意倾听彼岸的歌。尘世与仙界的纠缠与界限，在里尔克的描述中变得既清晰又模糊：“一棵树长起来。哦，纯粹的超越！哦，俄尔普斯作歌！哦，耳中的大树！于是一切静默了。然而甚至在静默中/新的发端、召唤和变化也在运行。”俄尔普斯的歌声让世界的喧嚣成为静默。这静默不是死亡，静默是发端、召唤和变化，是真正有意义生活的开始。人生没有死亡，死亡是生命的另类存在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死亡之后的生活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

在《致俄尔普斯组诗》中，里尔克赋予了植物和音乐以崇高的使命。人类的耳朵中长出的大树，象征着人类对神的敬畏与恭顺。在神的面前，人类的使命就是倾听。

俄尔普斯在组诗中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神的代言，也是尘世众生的代言。俄尔普斯身份的转换丰富了组诗的叙事维度和空间，阴阳两界之间的隔阂由此被轻易打破。组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纵横驰骋于精神和物质世界的两端，尽情阐释和抒发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感叹。

俄尔普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音乐和舞蹈之神，他曾经为救自己的恋人欧律狄刻而进入阴曹地府。俄尔普斯成功说服了阴曹地府之王，准许他将欧律狄刻的灵魂带回阳世。俄尔普斯虽然具有超自然的能量，但最终却还是没能把欧律狄刻救活。就在他领着欧律狄刻的灵魂即将走出阴曹地府的时候，没有信

心的一个回头张望却又让他违背了他和阴曹地府之王订下的约言。欧律狄刻顷刻间又跌落回了原处，任凭俄尔普斯如何哀求，阴曹地府之门再也没有为他打开。俄尔普斯为此心如死灰，他将自己对欧律狄刻的爱转化成对艺术的爱和对儿童的爱，逐渐有了和动物、鸟类沟通的本领。只要他演奏的音乐一响，飞禽走兽就会倾巢而出，静心倾听这美妙音乐。俄尔普斯的结局并不美满，他最后死于其他女性的暗算上。其他的女性嫉妒俄尔普斯对欧律狄刻的情感，用罪恶的石头将俄尔普斯活活砸死。俄尔普斯的音乐虽然有奇异的避祸功能，无奈人世间的嘈杂之音太盛，它们遮盖住了俄尔普斯的音乐，让黑暗统治和掌管住了世界。

里尔克一生的诗歌写作针对的主要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神。对神吟诵自己的情感和追求，对神倾诉衷肠，对神剖析自己的灵魂和思想是里尔克诗歌创作的宗旨。为了求得神的理解、爱和支持，里尔克会在各式表白中发表他对艺术、宗教等问题的思考和见解。追求精神享受的诗人认为，只有神才能成为他人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上的知音。因为，神是与尘世相对立的唯一存在，是一种纯粹的艺术。

里尔克之所以会将自己的内心话说给俄尔普斯，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尔普斯是一位负责掌管音乐和艺术的神，是诗人的“顶头上司”。在上司面前倾诉衷肠，剖析灵魂，这本来就是里尔克的兴趣所在。其实，里尔克写给女性的诗，也带有这方面的特点。女性的美好让里尔克常将她们与神并列，常将她们也视为倾诉的对象。神、女人、艺术在里尔克的诗歌中经常被混为一谈。在里尔克的早期诗歌中，由于诗人青春的第一次觉醒，女性的话题和对女性的幻想和赞美相对较多，神和艺术虽然也在，但却大都是“若隐若现”。而在里尔克后期较为成熟的诗歌作品中，女性的身影虽然依然活跃，但却经常是作为表现神和艺术的道具而出现。和诗人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





里尔克的“理想国”

比，这些女性显得更加抽象和含蓄。

《致俄尔普斯组诗》共有55首之多。它们是里尔克献给俄尔普斯的诗，同时也是里尔克献给一位早亡舞女的歌。在里尔克的词典里，神既高高在上，神也可以成为人类的朋友。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里尔克诗歌中的神，无论是上帝还是耶稣，抑或是他自己所信仰的某一位神，和诗人的关系都十分微妙。他们既是诗人的精神支柱和导师，同时也是他担忧和抱怨的对象。女性作为里尔克赞美的客体，在诗人的诗歌中则经常被赋予神的睿智和品质。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里尔克才会将写给俄尔普斯的诗又献给了一位早亡的舞女。

俄尔普斯掌管艺术和音乐，早亡的舞女将艺术和音乐视为职业，视为生命，里尔克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他们的契合点，将他们都当成了庸俗生活的对立面和反对者。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中的俄尔普斯被作者赋予了他自己的品质，隐隐约约，里尔克将他本人幻化成了这位早亡舞女的倾慕者和保护人。早亡的舞女对俄尔普斯的倾慕，既是为着艺术，也是因着爱情。爱情虽然生于尘世，但却和尘世有着本质的不同。里尔克的爱情观显然和柏拉图的爱情观类似。爱情不可夹杂世俗的成分，一旦违规，爱情就已不再有被称为爱情的资格。《致俄尔普斯组诗》中的俄尔普斯、早亡的舞女和抒情主人公就是通过对艺术和精神生活的爱和虔诚走到了一起，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却都负有净化人类的肮脏灵魂的神圣使命。此时，早亡的舞女幻化成了作者本人。

《致俄尔普斯组诗》的封面上有“为薇拉·乌卡玛·克诺普的墓碑而作”字样。薇拉·乌卡玛·克诺普（以下简称薇拉）就是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的早逝的舞女。她是里尔克朋友的女儿，酷爱音乐、舞蹈和绘画。里尔克迷恋她对艺术的狂热和执着，在听到她逝世的消息后十分难过，将本来是献给俄尔普斯的诗又献给了薇拉。里尔克并不是在做表面文章，种种迹象表

明，里尔克对薇拉的情感内容丰富。

《致俄尔普斯组诗》是里尔克唱给自然之神的歌。里尔克在完成了《杜伊诺哀歌》和《致俄尔普斯组诗》之后，就基本认为已经完成了他在人世间作为诗人的使命。在经历了创作颇丰的学界称之为“神奇的里尔克的二月”之后，诗人的创作一直到他逝世就没有再出现过高峰。里尔克虽然没有宣布封笔，但实际上却是再也没有了创作的冲动和兴奋。“《致俄尔普斯组诗》如题所示，每首力求像俄尔普斯的笛声一样，达到和谐悦耳，宁静怡人，贯穿着一条欢快的肯定或肯定的欢快，恰与《杜伊诺哀歌》的不妥协的、挑战性的宏伟气势形成对照，更可以说明相辅相成，共同反映了作者的整个精神风貌。作者在这两部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赞美实存的悠忽性，或在其悠忽性中赞美实存，颂扬了生与死的同一；他一贯歌颂原始的、自然的事物，批判科技的、文明的现代生活，一贯重视爱的苦难和艺术家气质，一贯热爱终必消逝的世界，只在‘歌颂的领域’才承认悲悼：这些永恒的主题思想在这里得到了鲜明而集中的表现。完成了这两部杰作，里尔克认已还清对诗神所欠的宿债，此后写得不多，四年后便因白血病去世了。”（绿原语）与绿原的观点一致，张索时也认为《致俄尔普斯组诗》和《杜伊诺哀歌》是里尔克生前所取得的最大和最高成就。张索时在对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作评价的时候，将之称为“里尔克的绝唱”。所谓绝唱，它所代表的意思一是封笔，一是最高境界。

诗歌主人公在一开始就显得情绪激动，三个感叹词“哦”和三个感叹号就是抒情主人公情绪激动的明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绪，就是因为有“新的发端、召唤和变化”在运行。隐形的森林象征着动物和鸟类的家，一棵成长起来的大树象征着动物和鸟类的家的质变。对于这些飞禽走兽来说，森林固然重要，但比森林更加重要的则是树木的成长。树木成长的标志就





里尔克的“理想国”

是森林中长起了一颗耳中的大树。纯粹的超越和耳中的大树就是新的“新的发端、召唤和变化”，具体地说，就是俄尔普斯的歌声。一棵树之所以能够变成一颗耳中的大树，成为纯粹的超越，俄尔普斯功不可没。飞禽走兽原来居住的森林嘈杂不堪，当俄尔普斯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一切都归于沉寂。而在短暂的沉寂过后，真正的歌声——俄尔普斯的歌声才开始庄重响起。诗歌的开始部分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诗歌是在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氛围下开始的，这不仅是《致俄尔普斯组诗》第一首的特征，而且是整个《致俄尔普斯组诗》的特征。诚如绿原先生所言，《致俄尔普斯组诗》如题所示，每首力求像俄尔普斯的笛声一样，达到和谐悦耳，宁静怡人，贯穿着一条欢快的肯定或肯定的欢快……第二，诗歌充满着对俄尔普斯的敬仰和崇拜，而这正是里尔克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敬仰和崇拜的符号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三个感叹词和三个感叹号，俄尔普斯开始作歌时万物陷于沉寂的现象也是最好的证明。

需要指出的是，里尔克并不否定日常生活中也有艺术的活动和产生。诗人在这里强调的是，即使是在俄尔普斯开始作歌之前的沉寂中也有“新的发端、召唤和变化”在运行。言外之意就是，万物沉寂之前和之后也都有“新的发端、召唤和变化”。这种现象显然是指艺术和人类追求的精神世界。显然，里尔克想要颂扬的不仅是俄尔普斯的伟大和不平凡，而且还有艺术和精神世界本身就具有的不可控制的力量。

“安静的鸟兽从窝巢涌出/明亮自在的森林；原来，他们不是由于耍诈/也不是由于害怕才神净气和，而是由于听到乐声。”安静的鸟兽慵懒懈怠，对充满激情的生活缺乏追求与向往。从尘世的生活态度看，这就是人生的幸福。以精神生活为衡量的标准，这却是人生的堕落。明亮自在的森林象征舒适的人生，客观描述显示出里尔克对待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矛盾与纠结。里尔克的写作从不追求主题先行，自然而然涌现在脑海里

的句子和感觉，就是他的诗歌。

飞禽走兽在俄尔普斯的歌声响起之前虽然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虽然没有精神和艺术的追求，但却有明亮自在的家。物质和精神的矛盾在这里再次被诗人提及，而这也正是里尔克创作《致俄尔普斯组诗》的主要目的。里尔克想要把自己的人生观和审美观传递给读者，人活着不是为了物质的享乐，精神的追求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中，人类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除了这一层意思，里尔克还想告诉人们，俗世的荣华富贵虽然有诱惑，但在遇到纯粹的精神之美时却会在顷刻间变得分文不值。

聒噪的飞禽走兽一听到俄尔普斯的歌，立刻就归于宁静和沉寂，立刻就舍弃了“明亮自在的森林”，开始了它们对俄尔普斯的崇拜和倾听。这样的结果第一说明俄尔普斯具有强大的力量，第二说明即使是庸俗的尘世生命，他们也都有追求精神幸福和读懂艺术的本领。人类之所以迷茫，之所以被物欲蒙住了双眼，不是人类愿意沉沦，而是尘世缺少或者说就没有使它们睁开眼睛的领路人。一旦这样的神明出现，人类立刻就会弃暗投明，就会行进在精神和艺术的光明大道上。

通过对人类本质的赞美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致俄尔普斯组诗》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了人类生活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这样的创作热情对于里尔克来说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致俄尔普斯组诗》堪称里尔克诗歌创作中的一朵奇葩。在《致俄尔普斯组诗》中，《杜伊诺哀歌》对人类唱出的哀歌变成了动听的音乐，漆黑的人生瞬间呈现出一片光明。如果说《杜伊诺哀歌》描绘出的是一条开满了鲜花的绝望之路，那么《致俄尔普斯组诗》描绘的就是一条布满了荆棘的希望之路。

《杜伊诺哀歌》和《致俄尔普斯组诗》创作主题的割裂反映出里尔克复杂矛盾的人生态度。对现实生活的失望让里尔克





里尔克的“理想国”

心生绝望，同时，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向往又让里尔克心中充满乐观的创作激情。希望和失望的交相更替是里尔克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诗人晚年诗歌创作的基本状态。“玫瑰，哦纯粹的矛盾……”里尔克本人写在自己墓志铭上的诗句，精准总结了诗人复杂的一生。

《致俄尔普斯组诗》是里尔克创作《杜伊诺哀歌》的副产品。《致俄尔普斯组诗》基本创作灵感的获得完全仰赖《杜伊诺哀歌》所赐。《杜伊诺哀歌》描述人类正在怎样生存，《致俄尔普斯组诗》描述人类应该怎样生存。前者的基调是叹息，后者的基调是高歌。在里尔克的潜意识里，人类应该实现的生活与已经实现的生存相比，存在着更多更大的绝望与不幸。

音乐能开发人类的神性，激发人类的美好情感。除此之外产生的人类行为与动机，都带有尘世的庸俗与物质世界的欲望：“咆哮，呼喊，叫唤/在他们心中渺不足道。那里几乎没有/一间茅屋曾把这些领受，最冥晦的愿望入/栖之所，梁柱晃动，——你为它们的听觉起造庙堂。”咆哮、呼喊和叫唤原本是人类生存的目标，在听到音乐的召唤之后，这一切都开始变得微不足道。尘世虽有静谧寓所，但却没有精神的容身之地；彼岸虽仅有茅屋一间，但却足以把美好盛满。最后这两个段落依然是在颂扬和赞美俄尔普斯的大能。人类的最大幸福来自精神和对艺术的感知和领悟。俄尔普斯在赐予了人类音乐之声后，又赐予了人类感知和领悟音乐的本领。人类如若缺少了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生活就会陷入迷茫，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和价值。

在俄尔普斯的歌声来临之前，人类的耳朵都是被咆哮、呼喊和叫唤之声充斥。人类对此并非毫不知情，对于这样的境况，人类选择的是藐视，是拒绝和不接受。正是人类有着对精神和艺术的顽强追求，他们才会在俄尔普斯的歌声响起之后从明亮而宁静的森林蜂拥而出，才会对带给他们精神幸福和美妙艺术的俄尔普斯生出无限的敬仰和崇拜。

《致俄尔普斯组诗》主要表现的是俄尔普斯的能力和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但是，对《致俄尔普斯组诗》的认知决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里尔克在颂扬俄尔普斯超凡能力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赞扬和肯定人类自身的能力。人类在接受俄尔普斯的教化之时，原本还有其他的选择。俄尔普斯现身之前，人类就已经在等待着他的出现。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一间茅屋曾把这些（咆哮，呼喊，叫唤）领受”，那里的人类一直都在等待着“领受”真正的艺术的召唤。这样的解释更加符合里尔克的思想认识和审美习惯。里尔克一贯认为，神和人之间虽有不同，但却并非纯粹的引领关系。人固然离不开神的指引，但神也同样离不开人的顶礼膜拜。里尔克在多首诗歌作品中已经表现出了对神的怜悯和担忧。证明这一论点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里尔克曾经把人类比喻成了神的水罐。水罐虽然只是神的一个器皿，和神本身的地位相差悬殊，但是，神的瓦罐一旦破碎，神也会陷入极大的麻烦。《致俄尔普斯组诗》在阐释人类和神明之间的关系时同样强调了二者互为依存的关系。俄尔普斯不论有多么大的能力，终究还是离不开人类自身优秀品质的协助。

本诗为整部组诗奠定了思想和情感基础。在诗歌创作的形式上，里尔克强调了俄尔普斯出场时的雄伟气概：先是令人窒息的寂静，继而就是梁柱晃动，地动山摇。本诗的另一特点是抒情主人公身份的频繁转换。俄尔普斯忽而是冥界的象征，忽而是尘世的代言。诗歌的倾听者兼具愚钝与觉醒两种性情。当尘世冥晦的“入栖之所”开始“梁柱晃动”之时，神为人类搭建的“听觉庙堂”就开始搭建。里尔克在纠结与矛盾中最终还是选择了神所指引的彼岸世界。此岸世界虽然也为里尔克所不舍，但为了心中永恒的追求，理智的诗人还是选择了放弃。





2.里尔克的“理想国”

《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创作的哲学对话体著作。全书主要论述了柏拉图心中理想国的构建、治理和正义，主题是关于国家的管理。柏拉图的理想国强调人类精神世界的绝对权威，拒绝承认人类物质世界的价值与作用。里尔克承认柏拉图理想国的合理思想，但却并不完全否定尘世生活的美好。在里尔克的潜意识中，人类真正意义上的理想国既不存在于彼岸世界，也不可能在此岸世界中寻得，只有在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交汇处，理想国的构建才能得到完全的实现。

创作《致俄尔普斯组诗》之前，里尔克的思想陷入了极大的危机。除了生活拮据和繁杂事务的干扰，里尔克的绝望主要由精神探寻引起。对他来说，彼岸世界过于抽象，此岸世界过于具体。身体既存于里尔克所不屑的尘世，精神却在他无法企及的天庭游荡。分裂的思想与性格让里尔克痛不欲生，几度产生了放弃创作的心思。最终，里尔克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在得知少女薇拉逝世的消息后，生与死的主题开始在作者的脑海中交织盘旋，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交汇处，里尔克终于实现了对自己人生思考的超越，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理想国。

里尔克理想国的基本精神虽然尊崇唯心主义，但却并不绝对排斥唯物主义的价值与意义。单从这一点上看，作者就实现了对传统西方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的突破。与西方传统的唯心

主义和唯物主义相比，里尔克的哲学思想显得不够绝对和纯粹。但是，正是依靠着这种矛盾的模糊，里尔克的诗歌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里尔克也许不是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他绝对有资格被称为优秀的诗人。矛盾、犹豫、徘徊等元素不是哲学和宗教的属性，但却能赋予诗歌无法抵御的魔力。事实上，生活在尘世的人类，不论其个体推崇的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会有精神和物质的地位。绝对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只是一种主张和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作为一个只凭良心写作的诗人，里尔克如实承认和描述了人对精神愉悦与物质快乐的复杂心态，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共鸣。

本诗是《致俄尔普斯组诗》第一部分的第二首，重点讲述了少女薇拉死而不亡的感觉。在里尔克的认知中，信奉艺术、喜欢音乐的少女薇拉不会死亡，她在物质世界的死，其实就是在精神世界的生。

诗歌的开头，里尔克将描述的重点放在了对物质世界的关注上。这既表现在他对薇拉少女身份的定位上，也表现在他对薇拉之死的惋惜中。一句“还只是个少女呢”，反映出了里尔克所有的矛盾与纠结：“还只是个少女呢，来自/歌与琴的和悦，借她的春天面纱耀射清明的光，她在我耳中给自己造了一张床。”

歌与琴是神的符号，神的符号通过薇拉“清明的光”在尘世得到显现。作为一名普通的少女，物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

但是，里尔克如果仅仅满足于这样赞美和颂扬薇拉的价值，就失去了她在诗歌中作为美的符号的作用。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里尔克开始强调薇拉的“属神”特征。女神之所以为女神，不是因为她有美丽的容颜，而是因为她是歌与琴的化身，是二者的完美融合。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薇拉之美

